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詳校官修撰_臣錢棨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_臣郭寅

謄錄監生_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起已卯晉元帝太興二年凡十九年

已卯晉成帝咸康三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舊大國一咸康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借國○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考異

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曹嶷惡其強將攻之峻帥衆子海來奔以為鷹揚將軍助遐

討撫有功以集覽掖漢地志東萊有掖縣質實一統志云

掖漢之縣名為東萊郡治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
常利二縣省入隋至元並為萊州治本朝因之屬萊

州府淮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晉以前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舊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

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修舍人曹平樂留任漢言於曜曰勒遣修來實硯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斬修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

質實

警蹕注見漢文
帝三年

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

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從之立郊丘

於建康城之已地親祀之以質實刁協渤海饒安人建康郡名注見漢

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詔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考異

提要詔作尊據漢綏和二年書追尊

定陶共皇則此當書尊

考證

詔當作尊○謹按凡例曰凡正統尊立皆當書尊曰尊某為某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

書法

書皇其私親多矣自漢宣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下詔未幾尋繼以罷元帝於是可謂能從

諫矣書曰既而罷之美改過也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初逢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
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
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
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川遂叛降石勒
質實浚儀

縣名注見唐玄

宗開元十年

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質實

泰山郡名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年

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追斬之及朝廷
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郡降石勒

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
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
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
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中擲以來始

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羊氏何惠后也綱目書之其為中國悲甚矣
羊氏自為惠后三廢三復於是又下匹非類

視秦毛氏孝武太元十四年可以愧死矣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
邽大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還
上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質實

書法
書自稱何譏也江東正位晉之社稷有
奉矣而又必稱晉王是爭也書自譏之

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

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

俗**集覽**應詹姓名應於陵反本周武王**質實**益州注化後左傳邾晉應韓武之穆也見武帝

泰始八年元康惠帝年號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屯淮南勒兵守蓬關

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挑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眾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質**

實淮南郡名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北徐州及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蓬關未詳處所陳川故城

未詳處所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樂陵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樂

陸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考異

擊當

作討斬
當作誅

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集覽**賈豎賈生販者言賤**質實**周訪汝南人郭舒順不能制

陽人

漢改號趙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
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光武配上帝
集覽冒頓漢
奴頭曼單于之子也今劉曜以為
祖漢書注冒頓音墨特或如字讀

徐龕寇濟岱以羊鑒為都督討之

徐龕寇掠濟岱王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
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解才非將帥郁鑒亦表鑒不可
使導不從以鑒為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
史蔡豹及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集覽濟岱濟

之地在兗青徐間孟子題解濟岱之間解云濟
水名如濟南濟西是也岱山名即岱宗泰山也
質實

羊鑒泰山人郁鑒高
平人蔡豹陳留圉人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

集覽

循行行下孟反行之有

今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質實

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

裴嶷來獻捷

平州刺史崔蒞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蒞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蒞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守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悉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

其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為將軍
瞻稱疾不就龐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
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冀戴帝
室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
志畧如何耳瞻猶不起龐頗不平瞻以憂
卒龐使裴疑奉表并所得璽詣建康獻之
以勇健能理決聞
訟者推為大人
質實
平徒河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
六年遼東國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書來獻捷子義也綱
目於慕容氏有取焉

蒲洪降趙

庚辰

三年

趙光初三年
後趙二年

考異

當閏下分註涼
王張茂永元元

春二月後趙寇

冀州執刺史邵續詔以其子緝代之

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冀州刺史邵續曰吾
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
續遂相與追擊大破之匹磾遂與弟文鴛進攻薊後
趙王勒知續勢孤遣虎將兵攻之續自出擊虎虎伏
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
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
心匹磾還與續子緝等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
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
部郎劉肩閭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
如使為虎所滅孤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
聞續已沒乃詔質實邵續魏郡安陽人薊縣名注見
以續位任授緝漢帝玄更始二年劉肩東萊掖
人

趙將尹安等降

安及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刺史李矩矩使
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宋始一軍北
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
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質實
司州注見秦莊襄
王元年三川郡

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
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
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
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
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
廆為安北將
質實
龍驤太興元年以慕容廆為
軍平州刺史
龍驤將軍故以龍驤稱廆也

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以討賊

殺之考異

提要漢作趙無以討賊殺之五字按漢前年改號趙當書趙

考證

漢當作趙○謹

按漢於太興二年已改號趙諸本於此誤書漢當改正之

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書法

書殺何不成保之為晉王也保書殺矣殺保者曷為書賊子安以討賊之義也故特書故

將凡書故將皆予義也於是漢改號趙不書趙書漢何漢不共戴天之讐也賊可討也而不免降漢焉特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為安惜也及其叛也則書叛趙矣綱目書故將七許漢高帝五年唯利幾書反公師藩書寇非予辭若安書降漢則亦予之而不盡予也

羊鑒有罪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

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邱龕求救於後趙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斬之復來請降不受敕鑒進攻鑒猶疑憚不進刁協劾鑒免死除名以豹代領其兵王導以失舉乞自貶

質實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弟茂立考異

按即位例曰僭國如稱帝者繼世曰

太子某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張寔未嘗稱帝繼世不當書立據太安二年書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李流死雄代領其衆
考證
立當作此條當書寔弟茂代領其衆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閭

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攻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輟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

集覽

輟之輟音患車裂人也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一統志云天梯山在陝西涼州

衛城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如梯故名

氏羌巴羯叛趙趙討平之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趙主曜因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靜曜手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

曰子遠幽囚不忘諫諍忠之至也奈何殺之子遠朝
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捨陛下而
去陛下誰與居乎曜乃止又欲自將討之子遠又諫
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威刑欲逃死耳莫
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沒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
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
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梟之曜大悅即
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出屯安定反者皆降
惟句氏宗黨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徙氏羌二十
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

集覽

句徐姓名質實

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陰密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趙立太學

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
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

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趙主曜作鄧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諫曰前營鄧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
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
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鄧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
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椀金飾其深
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
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曜下詔曰
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
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

集覽

阿房注
見秦始

皇三十五年瓊臺汲冢竹書曰夏桀作傾宮瑤臺彈
百姓之財多發美女以充之商紂作瓊室立五門其
大三里
高十丈

書法

自晉初書以傳玄皇甫陶為諫官也西平是後五十四年無聞焉於是復書則趙也綱目

錄小善雖借國必書之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戌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

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

質實

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雍

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

質實

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九品舉

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

蓋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鈇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因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

集覽

譙王承譙封邑名漢屬沛郡承譙王名也字與承同隸者作承任真

推分任從其真性不肯假借推之分齊無復顧惜朕為惠皇元帝以惠帝自比蓋惠帝為太傅越所鵠鈇

刀鉛似錫不可為刀漢賈誼賦莫邪為正誤譙王承

鈍兮鉛刀為銛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今按承

即拯字音整任真推分今按元帝抑損王氏權尊漸見疎外而能任其真性推之分限不介于懷言自然

安分非矯情也

質實

劉隗彭城人孔愉會稽人譙國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湘州注見漢獻帝

辛巳
四年

趙光初四年

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有黑

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質實**郭璞河東聞喜人子產春秋宜赦理亦如之時鄭人即國僑也仕鄭為大

夫作封誥不毀鄉校制參辟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曰古之遺愛也

書法

漢景之篇書曰赤矣又書曰如紫矣於是書日中有黑子皆大異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

矣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孔長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卻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

服持晉節久之與集覽厭次漢地志闕晉地道記厭

文鴛郎續皆見殺次屬平原郡後屬樂陵國正

義曰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厭一琰反又溫步
反次或音恣洎續弟名緝竺緝續子名竺續兄子名

質實

一統志云厭次漢之縣名屬平原郡隋屬渤海
郡唐屬滄州後廢之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前書討石勒此
書死之綱目於段氏有取焉

發明 匹磾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為羯賊所
虜若無足取然碑本夷人竭誠晉室死不易

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
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

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僅容者
以備征役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終南山崩質實

一統志云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

藍屋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
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即此

○秋七月以戴淵

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

事考異

提要徐作真按此
條軍上當有州字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
四州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
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大皇帝皆與之密謀敦
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
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街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
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

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由是**集覽**假節節乃大將所有淵等**質實**戴淵廣陵人合肥縣得全**集覽**非大將故假之以重其威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周嵩汝南人浚之子

八月常山崩質實

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發明

晉自南渡立國江左常山乃東南之鎮嶽而無故崩毀其變大矣是春日有黑子是夏終

南山崩今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逆亂之萌晉幾不保綱目備而書之所以戒人君競競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歟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遜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范陽李產避亂依遜至是見約志趣異常乃帥子弟十餘人問行歸

質實

劉刁謂劉隗刁協也譙梁二縣名注見鄉里

世元年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溫麻池相歐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

沛復集覽武鄉漢上黨郡屬邑今沁州武鄉縣又遼
三世州有武鄉水俱屬平陽北豐沛漢高帝沛

郡豐縣人後過沛召故人父老道舊故其質實一統
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氏世世無有所與質實志云

武鄉晉之縣名屬樂平郡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
字改為鄉縣自故涅城移治南亭川隋初屬潞州後

屬韓州唐仍名武鄉縣屬潞州宋隸威勝軍金元皆
屬沁州本朝因之改屬沁州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

元年漚麻池在遼州和順縣東北三十里李陽村後
趙石勒嘗與李陽爭此池及勒為王引陽臂云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
飽孤毒手即此

後趙禁釀酒

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酒
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以慕容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詔聽廆承制除官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
作東橫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
雄毅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翰鎮
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忠
集覽皝胡
東橫橫與豐同學舍
實實遼東郡名注見
也平郭城名在遼東
秦王政三年

代弑其君鬱律子賀正立考證

立當作嗣○謹按凡例
曰凡僭國稱王者其繼

世曰嗣後
皆做此

拓跋猗色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
殺鬱律而立子賀正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
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
集覽賀正
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什翼犍拓跋鬱

律次子也載記什音
涉健音虔又居言反

書法

子弑者之子也於是弑者有主名矣則曷為
不書畧之也六修寔君其不畧之何六修寔

君以子弑父大惡也
此而畧之天理滅矣

壬午 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年
後趙四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

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
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敦
將作亂謂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
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
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
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頗

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人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脇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或說卓且偽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為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大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悺為長史會悺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悺曰鄱州荒弊難以進討

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羆以悞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

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闕羽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忽其恃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計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又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永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

集覽

惺枯回反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記

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辟音避又墨衰以從金革之事注見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大連劉隗字廟勝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露檄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露者不緘封之以示明告中外

質實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羊曼泰山平陽人城狐社鼠注見唐昭宗天復三年依憑城社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注見太興元年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太始二年蕪湖縣名注見成帝咸和二年溫嶠太原祁人羨之從子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湘東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虞悺臨湘人鄧騫長沙人樂道融丹陽人沔口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狐疑注見秦二世三年求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發明

在易坤初六之象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早辨也夫亂臣賊子何世無之人君尊居九五固當防微杜漸銷患未萌豈待逆勢已成而後誅剪之哉王處仲久握大權專制方面其無君之心已非一日綱目前已屢書于冊皆以著其不臣之跡而晉帝則未有處也一日舉兵向闕直書其反則見其初無所因為反已久故易於舉兵耳下書據石頭還武昌惟意所欲雖有協隗等出戰而敗皆削不書其舉動之易如此將何以制之哉人主至

是固已末如之何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盍亦謹其微乎

封子昱為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

趙王曜自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質實仇池縣名退保仇池遣使稱藩趙以為武都王注見惠帝

元康七年武都國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陳安叛趙

趙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大掠而歸隴上氏羌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寔及魯憑將用質實隴上注見漢光武之二人不屈皆殺之建武八年隴坻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

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微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其子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

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謂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顓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劔斬鞚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顓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

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

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邕為敦參軍敦遣邕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邕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將死矣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

服矣敦竟不朝而集覽岸憤露額曰岸光武岸憤見

去四月還武昌

馬援杜甫詩白憤岸江臯曾

翠詩頽然岸巾憤箋云岸憤頽其巾也以示懶散為

安東時懷帝時元帝嘗為安東將軍素無恩紀紀謂

僕也左傳泰伯送衛於晉三十人實紀綱之僕故今

俗稱人之僕曰秦綱秦紀此言素無恩紀者謂僕從

皆非平素恩正誤素無恩紀今按文選曹子建求通

德沾及之人

正誤

親親表註恩紀謂恩情相紀錄也

此言刁協素無恩質實伯仁周顗表字茂宏王導表

意記念收錄人也

質實

字周札陽美人處之子一統

志云金城在應天府三十五里三國吳所築晉咸寧

中桓溫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見向所種柳即

此城也石頭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彭澤漢之

縣名屬豫章郡晉因之梁屬太原郡隋置隴城縣屬

江州後改彭澤縣屬九江郡唐初於此置涪州後廢

州以縣屬江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襄

陽郡名注見齊
和帝中興元年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人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
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
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
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舉
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質實桓雄長
沙人
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五月敦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
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
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

不死質實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沔中注
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書法

書卓還何罪卓也永卓皆嘗予之以討矣於是或書死之而具其官或書殺而削其爵為

義不終者
可以鑒矣

發明

永卓始書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又皆為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為永書死之卓書殺書法

不同如此蓋永始終守義卓猶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殉國戮力討逆則雖兵敗而死亦不失為全節之士矣徘徊顧望且前且却果何為者故前書卓還襄陽以著其失此書處仲殺卓而不書其官皆以戒狗義不終者也惜哉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兗州刺史郝鑒退屯合肥

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為後
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
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充間質實泰山郡名
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兖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鄒山即鄒嶧山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
年五

書法

徐龕孟達一也孟達書死之漢後主建興六年
此其書殺何罪龕也龕之叛非有劉封之

偏徒以爭功故耳既又寇濟岱敗王師與孟達異
矣故孟達之反正書來歸而龕書復降所以著其
反覆也綱目
之權衡審矣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遜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質實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為建

安君質實建安郡名注見武帝泰始五年

書法

賀善贊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衽惜哉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南安郡名注見漢

後主建興六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部

未 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後趙五年

春正月成寇臺登

陷越雋漢嘉郡質實

越雋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統志云臺登漢之縣名屬越雋

郡晉宋因之後周置沙郡隋廢以縣屬雋州唐隸登州後陷于蒙詔號落蘭部元至元中置瀘沽縣屬禮州本

朝初因之後廢故址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漢嘉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二月

募建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建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三月後趙寇彭

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質實

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司徒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集覽姑孰今太

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平州治是

州南二里有姑孰溪水西入江金陵記云隋平陳徙當塗於姑孰于湖漢丹陽郡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宋置太平州郡國志云宋質實一統志云姑孰古郡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名春秋時吳地後屬

越戰國時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地晉屬丹陽
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
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
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等縣以當
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
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
平南軍後陞為太平州元陞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府直隸京師于湖晉之縣名屬丹陽郡東
晉以江北當塗流民南渡者衆乃於于湖僑立當塗
縣及淮南郡隋初罷淮南郡徙當塗于姑孰屬丹陽
郡唐初於縣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後以丹
陽縣省入屬昇州尋復舊南唐屬雄遠軍宋屬太平
州元仍舊本朝因
之改屬太平府

書法

以者何敦以之也王導乃心帝室而受其以
綱目獨不為賢者諱乎揚州牧要職也視司

徒有間矣書自領揚州牧以導為司徒所以見敦之欲自專也於導何病哉故敦自書反以至於死綱目皆削其姓

寧州刺史王遜卒

成李驤攻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嶽拒戰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威行殊質實寧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瀘水注見漢後主建興五年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考異

庾字當作后兄與漢何進

同

書法

不書后兄亮亮賢也
與董重楊駿異矣

○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

趙主曜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戰輒敗突圍出奔曜遣
將軍平先追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
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氏羌皆送任請降以
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質實

一統

志云隴城漢之縣名屬隴西郡晉改天水郡劉宋廢
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西北九十里赤亭注見漢安
帝元初四年平襄縣名注見漢安帝永
初二年送任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
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

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集覽

樂彥輔姓樂名廣字彥輔

滿武秋姓滿名奮字武秋

正誤

滿武秋今按滿奮字武秋愍懷

太子廢送許昌奮收束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奮又奉璽綬故云失節之士

書法

王含督江西書敦以罪專也此其書表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目以表

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也直書以不可乎直書以則是鑒之遷出上意矣書曰敦表所以著敦自

固之私也

後趙寇青州陷之

石虎帥步騎四萬擊青州郡縣多降遂圍廣固曹嶷
出降殺之阮其衆三萬虎欲盡殺嶷衆刺史劉徵曰
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
虎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使鎮廣固
質實廣固城名注見
穆帝永和七年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主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涼州大震
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氾裒請斬之岌曰
氾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
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
屯石頭問計於參軍陳珍珍曰曜兵雖多皆氐羌烏
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曠日持久與
我爭河西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

擒之趙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曜

質實

秦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

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石頭山名在陝西涼州衛城西南八十五里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

年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楊難敵降成復叛殺成將李珍李稚

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請降於成成將軍李稚受其賂遣還武都難敵遂處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雄遣稚兄珍擊之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質實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珍稚深入無繼皆為所殺

武郡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下辨道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

趙封故世子肩為永安王

初趙主曜世子肩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文王定嗣子未立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法鄉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肩文武才畧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肩進曰父之于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肩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肩永安王

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

集覽

黑匡郁鞠鮮卑別部之號或云黑匡本虜複姓

郁鞠其名義孫故世子胤字義光今太子熙字以東海為嗣東漢恭王漢光武郭后所生先立為太子後

以母被廢遂願備藩

正誤

安義光今按集覽是也一國事在建武十九年

義孫今太子熙字義光趙主意謂胤乃故世子又材器過人熙其弟也材不及胤而為太子恐有不安故

欲廢熙立胤以固社稷而使熙安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故引以為

證

質實

永安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于人

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
之形爾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
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懲既
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集覽
患先是茂兄實為其帳下閫涉所殺今茂以此患為
懲戒王公設險易習坎文注見宋文帝元嘉四年勇
夫重閉謂匹夫之勇猶且重關以自防也重有龍反
左傳成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假道于莒與莒子立
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對曰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
惡衆潰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郕君子曰莒恃
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質實姑臧縣名注見元
客蓋取諸豫此亦豫備之意帝建武元年一統
志云靈鈞臺在陝西涼州衛治北晉明帝
太寧初張茂立姑臧時所築遺址尚存

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解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于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救米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故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為荆江刺史

集

覽

總角總束髦髮為角兩髻相並也詩甫田總角牝兮

質實

荆江二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

年

書法

書敦以何罪專也含亦與受其罪矣於是敦意欲強王氏以含督江西以舒彬刺荆江舒

彬不書亮其心也

甲申二年趙光初七考異當圖下分注涼春正月敦殺其

從事周嵩周筵及會稽內史周札

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王敦忌之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惡之曾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嵩及札兄子筵與脫謀不軌殺之會稽郡名注見漢

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戰而死質實會稽郡名注見漢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斬其守將質實東莞郡名注見安帝

義熙五年東海郡名注見泰二世二年鄭

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

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特之
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群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
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
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諫曰先王立
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
足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
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集覽宋宣公宣公遜國于弟
母有大議輒令豫之穆公穆公遜于宣公子
殤公殤公遇弑春秋譏宋之亂由宣公廢子立弟國
以不寧者十世吳餘祭吳王諸樊卒立弟餘祭餘祭
卒立次弟餘昧餘昧卒以次授弟季札季札逃去立
其子僚僚為其弟闔廬所弑季札曰是亂由先人起
也祭側
界反

書法

於是雄有妾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兄子班著
亂始也故斥書主據漢立子架子熙下書主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以朝服歛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書法

茂自嗣立雖無可紀然其死也以事晉屬其子且以官非晉命耻之終身則亦未嘗忘晉

者也特屈於趙耳故卒之書曰趙涼王閔之也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覲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

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
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
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
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
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
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
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哀衆以為敦
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立兄
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
姦敦以陽斃鳳復扇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
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遠離家室
朕甚慰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
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
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

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乎司徒導遺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含鳳衆力百倍施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

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
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今
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
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
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秀
匹碑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
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應曰
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
祕不發喪喪尸以席蠟塗其外理於廳事中日夜縱
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
兵與含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
其咽喉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
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
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
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
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潯陽太守

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
曰王公已死凡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
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
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
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
所及今覩因阨必有憇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
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
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周
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
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
懸於南衙郝鑒曰前朝誅揚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
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
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
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
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
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

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
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郝鑒以為
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
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適準之前訓
宜加義責帝

集覽

三番休二作三次史番其一調出
其二休息於家輒立兄息兒子曰

息謂專輒立兄之子為嗣江寧縣名偽吳為江寧府
宋仁宗改為建康府治上元江寧朱雀街街與杭通
音胡剛反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在國東南四里豕
突謂恐賊如猪伏穴中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昔年
之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據石頭委重安期謂
敦以重事委付含子應也安期乃應之字苑城即後
苑中胥之徒服虔曰戰國楚大夫王孫包胥也正義
曰包胥姓公孫氏封於中故號申包胥初與伍子胥
為友後子胥奔吳言必欲滅楚申胥曰子能滅之我
必能興之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前年敦兵犯闕

元帝使敦弟彬勞敦彬乃勃然數敦之罪敦怒王導
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去年敦又欲反彬又切
諫敦欲殺彬彬曰君昔年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今彬為江州刺史故舍云然荊州守文荊州謂荊州
刺史王舒也王舒執守文法不宜質實世儀錢鳳表
歸投之綱紀謂別駕治中之類

質實

字丹陽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太真溫嶠表字臨淮郡
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一統志云江寧晉之縣名屬
秣陵郡宋齊因之隋徙治治城省秣陵建康同夏三
縣入焉唐武德中改江寧曰歸化尋改歸化曰金陵
又改金陵曰白下貞觀中改白下曰江寧上元初改
江寧為上元南唐復折上元置江寧縣宋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屬應天府蹉跎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越
城在應天府南六里本東甌越王所立金陵故事范
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張威勢今
存遺址人呼為越臺尋陽古地名春秋時為吳楚地

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復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宋漢末其地南境入吳屬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為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陽郡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潯城即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為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初復為江州五代時楊吳置奉化軍節度宋降為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本朝改九江府屬江西道南圻注見安帝元興元年申胥之徒注見宋文帝昇平二年

書法

上書討下書拒多矣此其書敦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之師未至而敦兵已至江寧矣

故書反書親征始此綱目書自將三十八詳漢高帝五年書親征二見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

代王賀正徙居東木根山

是歲賀正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酉乙

三年

趙光初八
後趙七年

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

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救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都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柰用導議

集

覽

皋夷皋與晁通掛首木上
也夷平也謂盡誅滅之

質實

郭璞聞喜人桓文
謂齊桓公晉文公

為五伯之首事見春秋左傳幽厲謂周之
幽王厲王乃亡國之君事見通鑑前編

許昌叛降後趙○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
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常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
無益於時死無間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
事者命取其酒器痛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
鞭扑曰撈捕者收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
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耒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
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
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
貯竹頭作丁裝船其**集覽**蒲博之具蒲音蒲擣蒲戲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集覽**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
說文曰博與簿通局戲也古者烏曹作博者塞也即
陸博也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亦擣捕戲以五木
為子有梟盧雉獮塞五者為勝負之米塞五木即今
之骰子也列子擊博樓上注云擊博如今之雙陸棊
鮑宏博塞經曰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博陸用十二
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米色故謂
之五塞楚辭招魂篇曰篴篴象棊有六簿些成梟而
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晦庵集註云篴竹

名蔽字從竹籒箸也以篋路作箸象牙為碁投箸行碁倍勝為年五白傳齒也言已之碁已梟當成年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傳碁箸比集犀角以為雕飾也擣抽居反篋音玦蔽音蔽

質實

老莊注見成帝咸康三年

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司豫徐
兗皆陷於後趙

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擊謨斬之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驚潰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衆南歸卒於魯陽質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實

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魯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遺

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盾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盾有異謀卞壺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羣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卞鑒庾亮陸晔月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壺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

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就。職集覽管鑰與冬慎管鑰注管鑰搏鍵器也。鄭元曰：「管鬼也，鍵也。」投管以閉門，投鍵以啟門。孔穎達疏云：「鑰以鐵為之，指鑰內以搏取其鍵，鍵讀為蹇。」質實南頓縣名，注見謂鑰之入內者，俗謂鑰須也。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西陽郡名，注見懷帝永嘉元年。陸暕，吳郡人。蜀之孫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郡中正官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廷尉平官名，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綱目所書自王敦外不過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

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故自入綱目以來未有書親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葬武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武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冬十一月朔日

食○十二月段遼弑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桎卒子牙代立至是疾段眷之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水注見漢昭烈

章武

元年

代王賀儁卒弟紇那嗣

丙戌

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

趙光初九年

夏四月後趙石生

寇汝南執內史祖濟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六月以

郝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間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鴈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王澄等皆以任放為達熊遠曰以放蕩為達士質實應詹曰以玄虛弘放為夷達或曰放誕豁達也

集覽

放達

阮字陳留尉氏人王澄琅邪臨沂人謝鯤陽夏人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以溫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考

異嶠下為字美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軍不後郝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卒銳器猜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集覽不預顧命預干預也謂已遂求出為廣州刺史獨不在受遺詔之列馬融

曰顧命顧念太子而命大臣輔相之鄭元曰臨終出
命謂之顧命顧將去之意也縣官注見漢文帝十二
年質實歷陽郡名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石頭城名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郗卞謂郗鑒卞壺
也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為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
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
太宰西陽王羨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
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
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
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
何亮懼質實鍾雅穎川長社人弋陽
縣注見武帝泰始二年
變色

發明

乃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其何以慰遠近之心

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之實則亮之失刑明矣而當時大臣亦無有一言及之者又以見亮之專已自用如此寧無誤國之失乎

後趙使世子宏守鄴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宏鎮之石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怨遐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三臺注見懷帝永嘉六年

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

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集覽阜陵索隱曰漢九江郡是索我也孟懷憤志屬縣舊名阜陰涂塘注

見漢後主延質實一統志云阜陵漢之縣名屬九江熙十三年郡後廢之故城在滁州全椒縣東

一十五里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質實

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後趙始

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質實

九流注見安帝義熙十一年

丁二年

趙光初十後趙九年

夏五月朔日食○張駿遣兵攻趙趙

擊敗之遂取河南地

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辛巖等帥眾數萬攻趙泰州趙遣劉盾將

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
西大駭金城抱罕降之駿遂失河南之地
集覽令

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金城注見漢武帝
元狩二年抱罕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質實振武郡名

注見唐憲宗元和八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
帝元初元年河南地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
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
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壺
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蹠
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
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
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
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厯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謝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集覽

廷尉亭平刑罰應劭曰聽獄必質實實雷池注見安諸朝廷與衆共之故號曰廷尉

發明

晉氏南渡國勢岌岌王蘇相繼內叛幾不能保然處仲久蓄無君之心一旦舉兵故直書

其反至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反亦有以裁之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夫峻介冑武夫乃以農扈處之則用非其職朝廷意嚮可知峻亦豈肯束手自詣網

目惟原既始是以書法若此然則祖約初無名命何以亦反曰約之反由峻邀之也若峻不反約亦無以為倡亂之端不然綱目何以書峻為首而約為從哉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内史桓

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

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彞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郝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

集覽

司徒司馬司徒屬官有司馬當利北寇不許諸口當利便處諸江口在江之西

者宜守之慈湖地名濱江南岸金陵覽古曰慈湖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采石下流三十里至慈湖工口蕪湖漢丹陽郡縣今隸太平州寰宇記云湖在當塗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陽湖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蘓**正誤**守江西北當利諸口今按當利浦名在藻因名焉和州東十二里後漢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孔坦會稽人愉之子陶回丹陽人抗之子一統志云當利浦名在直隸和州城東一十二里東漢劉繇遣其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袁術即此慈湖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郡蕪湖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其地卑蓄水而生蘓藻因名晉於蕪湖僑立豫州

又分立遂道縣興寧初以宣城郡移治蕪湖後還治宛陵寧康初又於蕪湖僑立上黨郡及襄垣縣後省蕪湖入襄垣隋初省襄垣入當塗唐以蕪湖為當塗屬鎮南唐復置蕪湖縣屬昇州宋初屬宣城後屬太平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平府廣德漢之國名治故鄣縣地東漢置廣德縣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梁末增置大梁郡尋改為陳留郡隋郡廢改石封為綏安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煬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綏安置桃州後又改置宣州至德初更綏安為廣德縣南唐改為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為廣德路隸江浙行省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書赴難何子倡義也蘇峻之亂書赴難三若
彛者可謂能急君矣終綱目書赴難三
是年

三年

再書

戊子

三年

趙光初十一後
趙太和元年

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

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

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
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峻濟自橫江
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
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
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
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
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
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

皆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矜
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
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
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盾俱奔尋陽將
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
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
當御正殿翼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
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翼
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翼令
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
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剝
士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十斤錢億萬絹數萬
匹峻盡費之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
盍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適逃以
求免何以為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
之右以祖約為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承詣峻

稱述功德峻復以為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
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
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
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
重亮亮雖奔敗嶠

集覽

橫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
年翼色洽反閭與開同

實

臺兵臺城之兵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一統志
云小丹陽路名在應天府治南與太平府當塗縣

接界晉蘇峻叛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
向小丹陽南道來即此地西陵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青溪柵未詳處所唯應天府治有青溪水三國吳所
鑿東渠更名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通潮溝以
洩玄武湖水發源鍾山接於秦淮舊有七橋曰東門
尹橋雞鳴募士孤首中橋大橋未知是否智者鑒焉
臺城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褚翼陽翟人荀崧潁川潁陰人

書法

書入援書赴難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此其書至尋陽何罪侃也其罪侃何矯以正月至尋

陽往復數四方能致侃綱目此書正月至尋陽後書五月以陶侃入討峻則逗遛之罪有在矣

發明

前書召峻峻反雖釁由庾亮特未見其罪也次書詔亮督諸軍討之則討賊之責亮當之

矣今此書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則拒戰之事在壺而不在亮也又書亮奔尋陽峻兵犯闕則亮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峻狼子野心亮既不能思所處之而乃遽頒召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乃復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衆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釁稔禍誰實尸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

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觀則亮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誤國若此尚可不加誅責乎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質實

于湖縣名注見明帝

太寧元年○葬明穆皇后

書法

書以憂何罪亮也亮違衆議首生厲階及為元帥兵敗身竄憂及國母其罪大矣綱目自

書葬靈思皇后是後后無書葬者至晉而後書之晉后至是始以崩葬書前乎此非弑殺則陷胡塵已終綱目太后書以憂崩卒三秦芋氏晉庾氏待秦強氏

發明

太后庾氏何以憂崩為庾亮召禍故也揭而書之其所以罪亮之意益明矣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郝鑒王舒來赴難

溫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雖強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此假令此州不守則
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盛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為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
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
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
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
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
膽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郝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
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
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
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
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
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閭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佩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實為

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郝鑒都督揚州
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
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
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
郝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
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分峻兵勢
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淪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
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破走之

集覽

縑縑朝夕縑縑厚意也朝夕不暫分離白石壘白石
本地名於此立壘又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白下京
口今鎮江府是三國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
亦曰京口大業壘名在京口曲阿壘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虔亭壘名史炤曰在京口

質實

疆場注見
漢靈帝建

寧二年毛甯陽武人一統志云廣陵城在揚州府城
西南四十里魏黃初六年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觀

兵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即此會稽郡名注見
漢和帝永元元年元規庾亮表字士行陶侃表字張
九韶曰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庾永
驛陵人亮之弟浙江注見泰始皇三十三年吳興郡
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國注見漢獻帝建安五
年蔡謨陳留人義興郡名注見武帝太元十七年顧
衆吳郡人榮之族弟茄子浦未詳處所京口三國吳
之郡名治武進縣晉屬毘陵郡東晉僞置徐兗二州
號為北府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又置南東海郡隋
廢州及郡為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置潤州大業初
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潤州治丹徒天寶
初改丹陽郡乾元初復為潤州又陞丹陽軍建中初
改號鎮海軍南唐以為壘鎮宋開寶末改鎮江軍政
和中陞鎮江府元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本朝初為
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大業曲阿虔亭俱壘
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四十七里東晉蘇峻反郝鑒

築此三壘以拒之隘口地名注見安帝元興三年

書法

書以陶侃何譏侃也侃見義不勇屢為前卻故書以然則義專歸於溫嶠矣是故九江之

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書隨何以漢上邦三年陶侃之赴難未勇而溫嶠能以之則書溫嶠以

是年東荆州之兵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則書趙剛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赴難必

書兵於是鑒流涕誓衆舒遣兵一萬則有兵矣不書以兵何緩也凡書來援書來救外辭也鑒舒晉

臣也則曷為書來如外辭罪之也峻之反已半年且既遷帝石頭矣然後徐徐而來謂之何哉書曰

來緩辭也是役也綱目書
赴難者三書來者一而已

發明

凡兵能左右之曰以春秋書以者有之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之類是也綱目書以者亦

有之樂毅以秦魏趙韓之師伐齊之類是也夫借兵他國則書曰以未有我國之臣子乃書以者也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握強兵固當洒泣誓衆馳電赴畢力討賊猶恐不及夫何自冬迄春坐視朝廷傾覆畧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力挽侃必翩然西上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為無功獨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為惜之綱目權其輕重見於書法之間雖欲為賢者諱不可得也嗚呼微矣

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

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彛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彛殺之。

集

覽

涇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質實

俞縱宣城人一統志云蘭石地名在寧國府旌德縣北五十里

晉內史桓彛當蘄峻之亂進屯涇縣，遣俞縱守蘭石，即此。今名桓公城。

書法

於是役也，勇於義者其惟桓彛乎？故始終皆予辭。

發明

蘇峻之亂，下壺桓彛皆以死節書。人以壺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

彛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見殺而已，未有能明其死節者也。至綱目書之，則與下壺無異。何哉？彛始聞峻反，即時起義，不少遲緩。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是以綱目前書起兵赴難，獨在衆人之先，而其詞

急未幾受圍危亟或勸其通和以紓難冀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殉國有損無貳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噫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質實祖約
通人逃之弟歷陽郡名
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

八月後趙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

石虎帥衆四萬擊趙攻蒲阪趙主曜自將救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枕屍二百餘

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
集覽 朝歌注
塢以灌之榮陽野王皆降襄國大震
見泰王

政六年千金塢塢音竭堰也名曰千金榮陽注
見秦莊襄王元年野王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實 蒲阪地名注見周赧王十三年金墉城名注見
魏元帝咸熙二年襄王即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考

異 提要無於石頭三字
據凡例斬當作誅

峻腹心路永賞寧勸峻盡誅諸大臣史樹腹心峻雅
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于峻導使袁耽誘永與皆
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
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
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
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

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衆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郝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青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陣不得入將回馬躡侃

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集覽杖義漢書高帝杖義而西注杖上聲扶也倚任

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之意句容縣名也縣南五十里有茅山一名句曲山其形如句字之曲因名縣馬今隸建康湖孰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漢武帝封江都易王子劉胥湖孰侯索隱曰表在丹陽案漢丹陽今寧國府是馬躡躡陟利反正誤句容湖孰今案晉書地理志句容湖孰二縣皆屬丹陽郡寧國縣屬宣城

頓仆也郡今寧國府也去句容遠建康南四十五里地名湖孰去句容四十里即此是也一本作姑孰亦誤

質實

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八十里光武之濟昆陽事見漢帝玄史始元年曹公之拔官渡事

見漢獻帝建安五年竟陵郡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句容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縣有句曲山

故名唐武德中於縣置茅州尋廢州以縣屬蔣州尋又屬潤州後屬昇州宋屬建康府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應天府湖孰縣名注見明帝太寧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

書法

前書溫嶠以陶侃此其先侃何不沒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也

發明

侃前人援書以者原其情也今此斬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

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
臨襄國史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
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
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
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壩謂光曰曜盛兵成臯
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
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
詭道兼行出於鞏營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
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
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
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
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
甲胄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
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

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
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
臣臣維社稷勿以**集覽**鞏訾河南二縣名也鞏
吾易意勒乃殺之**集覽**注見隋煬帝大業二年**正誤**
鞏訾**集覽****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石門山
訾無註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汴渠堤

成臯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洛水注見
漢光武建武三年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

獲賤辭也於是曜墜馬被執曷為不書執以
歸趙兵大潰曜方以昏醉被執則與匹夫何

異哉故賤之書獲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
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終綱目亡國之

君書獲三趙主曜
齊主緯陳主叔寶

丑巳

四年

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春正月**逸殺右
是歲趙亡大一小二凡三偕國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考異

逸上漏
蘇字

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是光祿大夫陸曄及弟玠說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奔後趙質實

歷陽郡名注
見漢冲帝永

嘉元年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趙太子熙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帥衆赴之

質實

泰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
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羨考異

斬當作誅

考證

斬當作誅

○謹按蘇峻以庾亮之隙與祖約反遂至舉兵犯闕逼遷乘輿陷姑孰陷宣城不有陶侃溫嶠効忠赴難晉室安能久乎故斬其兄弟當書曰誅下文趙誅祖約夷其族夫約之反由峻誘之也石勒於約猶曰誅峻倡亂之首侃嶠晉大臣討誅叛賊豈不書曰誅乎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蕪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書法

逸書討斬宜矣。義亦書及何義附賊者也有不得辭其討矣。義嘗降封弋陽縣王矣。此則

曷為復書西陽王義受偽封也不書弋陽書西陽著其附賊之實也。

發明

義非反者何以於斬逸之下而書及哉。程順子序春秋謂經為斷傳為案。今綱目所書義

事如此以分注考之當峻入臺城之時義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義為太宰西陽王則是義俯首媚賊受其偽命其罪已不可勝誅矣。故其書法如此此以綱目為斷分注為案也。

以褚翼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日示弱竄

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
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陽尹翼收集散亡
京邑

集覽

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按
遂安

正誤

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按
所註糊塗

謂望實

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金陵

皆不可

書法

書錄才也西漢之世書為京兆尹八自黃霸
外皆嚴能者也東漢書為河南尹三而梁冀

兄弟居二焉西晉惟夏侯和以徙官書東晉書丹
陽尹始此終晉世書丹陽尹三褚吳王坦之王雄

才難不
其然乎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郝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
其二子珍時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
路永匡街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
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
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
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
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沉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
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
鎮自敘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
相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
收赴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
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
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
俱足朝廷傾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
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集覽**泥首謝罪
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如刑人之狀而請罪也

質實

一統志云巴陵三國吳之縣名即漢長沙郡下雋縣地晉於縣置建

昌郡尋省劉宋以後皆為巴陵郡治隋唐岳州皆治此宋仍舊元屬岳州路本朝初以縣併入岳州後復

置仍屬

岳州府

書法

亮為豫州黜也不書黜何亮之罪不止是也故與遷賞者並書以晉之無章孰甚焉

發明

亮亮傾覆社稷死不足贖蘇峻既誅復后大位亮雖泥首謝罪蓋亦自知朝廷必不加誅

姑為是以欺眾耳是以分注於其上疏自陳之語

皆削不錄正所以誅其心而刪其偽辭也然則書

亮為豫州刺史於封侃鑒嶠之下則晉之權綱不

舉亮之貪榮無耻而在廷公卿議臣亦無有能言

其罪者其失皆

不言自見矣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胥為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諡曰忠武胥嶠軍司也陶侃和鑒皆言胥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質地而胥以太侈卧而對之不外變必有內患矣質

實

一統志云始安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晉屬始安郡唐初析置福祿縣貞觀中省入更名臨桂縣宋以慕化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桂林府治所仍屬焉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胥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石生嬰城自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枕屍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胥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闕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

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質實

司冀二州名司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楨

楨矜豪縱酒不卹政事郭默被徵為右軍將軍求資於楨不得會有司奏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楨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詔免楨官楨方自中理默遂誣楨以大逆襲斬之傳首京師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太

質實

譙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翳槐

之子也

羌殺河南王吐延

河南王吐延為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代乃

自號其國質實白蘭羌種名注見
曰吐谷渾元帝建武元年

庚寅

五年

趙建平元年

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考異

斬當

劉庠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庠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庠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集覽遵養時晦以定大事注見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於鏖

王師通
養時晦
質實
江州注見漢武帝
元鼎五年豫章郡

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

趙羣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
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
常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
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
寢食待至上宴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趙誅祖約夷其族

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
祖赦李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亦
以為言勒族誅之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其愛之在
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

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集

觀刑竊取逃殿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覽赦李布斬丁公注見漢光質實雍丘縣名注見漢

武建武二年壬子祖逖字桓帝延熹四年

書法趙也何以書誅亂臣賊子夷狄

得而誅之綱目之討叛嚴矣

發明石勒羯賊而書誅祖約者逆亂之臣雖夷狄

盜賊皆得誅之所以嚴天討正王法而使之

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其旨嚴矣

夏三月詔太尉侃兼督江州

侃遂移鎮武昌質實武昌郡名注見漢

後主建興七年

六月趙以張駿為涼州牧

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
與趙分境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及趙破
休屠王无駿始集覽狄道注見漢高后六年休屠王
懼乃稱臣入貢
帝元狩二年
質實涼州注見唐中
宗景龍二年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
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
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
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
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於質實襄陽縣名注見
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二年樊城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

更造新宮

辛卯

六年

趙建平二年

春三月朔日食○夏趙舉賢良方正起

明堂辟雍靈臺

趙今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吏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靈臺注見梁武帝永明十年

發明

趙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賊而為盜賊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賊而為君子之

事君子亦豈得不予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狄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中國何哉噫

秋九月趙營鄴宮質實

一統志云鄴宮在彰德府臨漳縣西

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有事于太廟

蒸祭太廟詔歸胙于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傳士郭熙以為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爽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

詔從之

集覽

秋 祭冬祭曰 祭注見齊武帝永明八年春

家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
下拜受賜元會日元旦日朝會三老注見漢明帝永
平二年三朝朝陟遙反春正三朝
謂正旦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慕容廆遣使詣太尉侃

廆僚屬議共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立功者
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
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
於是遣使與陶侃賤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
夷校尉封抽等疏工侃府請封廆為燕王侃復書曰
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摧勸然
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壬辰

七年

趙建平三年

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卿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集覽鹿死誰手史記蒯通曰秦失其日賴有此耳

集覽鹿死誰手史記蒯通曰秦失其得馬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礪礪落落礪與磊通韻會落字下注磊落魁礪貌留侯諫留侯張良也諫立六國後其不可者八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外內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皆不聽徐光他日承間言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

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快集覽大雅悖悖大雅太子弘小字也左傳祈昭之悖悖以止王心注悖悖安和貌勝殘去殺語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勝音升去上聲文公集註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謂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殺也八州注見漢王劉邦元年省可尚書奏事省視其可者行之不復啟奏

書法

太子決事自此始終綱目太子書省事二

是

宋甲申年魏太子晃書決事決訟三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四年肅宗景雲二年書聽政二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二十三年書監國七宋壬戌年魏太子焘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

道元年睿宗景雲二年玄宗天
寶十四載德宗貞元二十年

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
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
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器威儀勸課農
桑或載鉏耒于輅軒親帥民芸獲在襄陽十餘年趙
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
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集覽

涅水按此涅水
常在襄樊左近

史炤云水出上黨涅縣相去遠矣輅軒輅
音遙史炤曰使車也軒大夫以上車也

質實

一統
志云

涅水在潞州襄垣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沁州賈
甌山東流入潞界會于漳水至縣南合濁漳水

書法

書遣何歸功侃也凡功罪書遣歸其上也是
故桓宣之拔襄陽書陶侃遣是年渾城之却

吐蕃書郭子儀遣唐代宗大曆八年李懷光之破吐蕃書郭子儀遣大曆十三年皆歸功於其上之

辭也

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為世子

重華駿之次子也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癸巳

八年

趙建平四年

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書法

江東之政差強人意此一舉而已故喜書之

發明

晉氏立國江左奄奄器無振起之氣獨至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差強人意大書

揭之蓋
幸之也

○三月寧州叛降于成○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

子眧嗣○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塋于高平陵

集覽

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前車覆後車戒謂晉之兄弟相殘汝輩可以此為鑒戒周霍周公旦輔成王漢霍

光輔質實一統志云高平陵在順德府邢臺縣西十五里

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弑其太后劉氏冬十

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

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將若之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請奔兗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畧佐勒建功業有吕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聞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朗斬之進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

虎命麻秋討洪洪降于虎說虎徙闕中豪傑及氏羗以實東方虎從之徙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氏都督居枋頭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集羌大都督居瀟頭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集覽枋頭地名在汲郡初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木枋以為堰遏其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名其處曰枋頭瀟頭瀟失涉反廣質實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襄韻注瀟水名在西陽質實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一統志云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淇水之北即淇水口也魏志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名枋頭瀟頭即瀟水之口在漢陽府城北四十一里自黃陂入漢陽縣界與淪索二水合流南入大江魏臺在大明府魏縣界相傳為魏文侯所築

慕容皝兄翰犇段氏弟仁據遼東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畧屢立戰功得志有寵於皝皝忘之翰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間其才甚愛重之仁據平郭皝遣兵討之大敗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皝追思真言以為平州別駕

質實

平郭城名注見元帝

大興四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欲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逆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

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
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景鸞言于雄曰張
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
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
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
故遣淳通誠工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
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
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
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離
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為禮而遣
之淳卒致

質實

東峽在成都府
金堂縣東北

命於建康

書法

書遣使上表何子義也張氏嘗書遣使矣不
書其人此則曷為書張淳子淳也於是淳自

蜀求通問關險阻必達君命可謂賢矣故書予之而駿不書趙涼州牧

甲午九年

趙主石弘延熙元年

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

使來稱藩質實

仇池郡名注見惠帝元康五年

○二月以張駿為大將

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段遼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攻柳城慕容皝遣慕容汗等救之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卿正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質實

柳城

縣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二年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
史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
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祭戰軍資器
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綸以後事
付右司馬王愨期與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曰
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諡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
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
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
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
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安鯁之從子也
集覽所假節麾幢曲蓋節麾幢蓋皆前驅儀仗也大
將所有侃非大將故天子假之以重其威索隱

曰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幢亦旌旗屬蓋繖也曲者蓋柄上曲也風俗通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柄節注見漢靈帝熹平六年侍中貂蟬貂蟬侍中冠注見惠帝永寧元年太尉章章印也太尉所持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印傳印執政所持信也傳注見漢靈帝熹平六年祭戰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老子婆娑老子陶侃自稱也史炤曰婆婆猶言徘徊也南陵注見梁武帝太賀實清三年白帝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人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

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褒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集覽

生瘍音陽頭瘡也金創質實建寧郡名注見創讀曰瘡刀箭所傷也質實漢武帝元狩元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又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集覽

老易老謂老子道德經易謂周易李野褚裒字臧否否音鄙詩未知臧否注臧善也否不善也

質實

殷浩陳郡長平人美之子褚裒陽翟人杜又杜陵人預之孫

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弑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珣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弑之于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集覽

珣班之弟名史質實江陽縣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涪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

其弟何與聞乎弑也其兄弑逆而已受之期不得不分受其罪矣終綱目弑書立其兄者

一安帝隆安五年呂超立其弟者二是年李越五代丙戌年王延稟皆與聞乎弑者也

十一月趙石虎弑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趙主弘自齋壘綬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發明

羯賊塗炭中原人神奮怒其種類自相屠滅本無足錄然而石虎弑太后及其主弘與夫

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皆詳書于冊所以見君臣大義雖夷狄雜揉之中亦昭然天冠地履之不可紊也前史止載虎廢殺劉氏及幽殺石弘至綱目之正名定罪其餘僭偽之國亦多有此類皆

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義其非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質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

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乙未

咸康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成主李期玉恒元年

春正月朔帝冠○

三月幸司徒導府

司徒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咨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為

廷尉坦以疾去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熒
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
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漆使
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
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
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
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蠹
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
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
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
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集覽

詒詒詒亦作客詩皇皇者
華周爰咨諏注忠信為周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見忠信之賢人則與
之訪問求善道也諏子須反以厭天譴厭益涉反懷
也漢高本紀質實孔坦會稽人愉之從子聖敬曰躋
東遊以厭之質實詩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註躋

升也言湯聖敬如日之躋升也丹陽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王濛晉陽人王述晉陽人承之子沛國
郡名注見漢成

帝河平二年

書法

綱目書君臨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漢安帝
建光元年是年隋煬帝大業三年唐太宗貞

觀十四年二十年辛未年梁主溫甲申年唐主存
勗唯此與貞觀二十年無譏辭而微行梁肅府舍
不與焉漢桓
帝元嘉元年

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
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
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
戍慈湖牛渚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

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集覽觀兵廣莫門廣莫建
解司馬耽坐輕妄免官康城北門名也左傳

觀兵于南門注觀音貫觀示兵威也史質實歷陽郡
記楚世家觀兵於周郊注陳兵協周也

漢冲帝永嘉元年慈湖注見咸和二年牛渚山名注
見武帝太康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

書法

譏不詳也彼且還矣而此方親勒成嚴久而後悟不詳莫甚焉先書還所以深譏之也

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趙

聽其民事佛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故事
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
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
家至是或避賦役為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

問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即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宜禁公卿以下母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逐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集覽

天竺僧佛圖澄其名天竺之僧也晉書藝術傳佛圖澄本姓帛氏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又嘗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敬信之號大和尚沙門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桑門

書法

本胡俗也趙之有此宜矣而漢人之為沙門自此始故謹書之自是書聽民出家二宋主

辰年魏梁
辛丑年魏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

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于數人褒無他才嘗勸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

雄業衰矣

書法

班書故主矣則其母不書弑何班本雄兄子其母非后也故書殺

冬十月朔日食○建安君荀氏卒

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
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武帝泰始五年豫章

同於太后卒贈豫章郡君
郡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書法

明帝母也號稱止此晉於是乎可謂能以禮矣故從書卒據哀帝母皇太妃周氏書亮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為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郅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魚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集覽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郅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姑臧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征西亮謂庚質實秦雍二州名秦注見漢亮也嘗為征西將軍光武建武元年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駿自嗣立嘗書遣張淳上表矣於是又書上疏請北伐綱目悉書之予義也張氏四世忠

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

丙申二年

趙建武二年

春正月彗星見奎婁質實

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

○慕容皝討其弟仁殺之考異

殺當作誅

皝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厯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擒之先質實昌黎縣名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太康元年平郭城名注見元帝太興四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二月立皇后杜氏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
羣臣畢賀后預豫女也

集覽

臨軒軒庭際也爾雅
檐宇之末曰軒臨軒

謂御座臨近軒陛也備六禮逆之逆迎也謂迎女也
士昏禮下達之後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六禮

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
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書法

卒前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
官六而已詳安帝元初二年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甃以大理石以
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
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
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
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
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
虓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集覽**甃以
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易井甃無咎注甃側舊反韻會注甃結砌也金璫璫
琅璫鐸也說文屋角金鈴也以驚鳥雀杜甫大雲寺
詩風動金琅璫銀楹說文楹柱也楹之言盈盈然對
立之狀鹵簿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
每車駕將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爰轂子雜錄
云車駕行幸羽儀雙導曰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
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楯也以甲為之
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

具五兵而獨以甲楯為名者蓋行道之時甲楯居外
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其事見馮鑑所纂續事始
又五禮精義曰簿領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
簿又蘇鶚演義曰鹵鼓也簿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
也此二說未善今併錄之以記異耳百姓嗷然說文
嗷然衆口愁聲嗷通作放荀子天下放放然若燒若
焦鍾虢秦始皇所鑄虞通作鑢注見始皇二十六年
九龍殿名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復立崇華殿時有
九龍見故更名殿曰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
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之翁仲三國魏明帝景初
元年欲徙長安銅人於洛陽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
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銅人注見漢後
主建興十五年銅駝秦始皇所鑄銅橐駝也注見惠
帝太安元年飛廉飛通作蜚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質實 哀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鄴

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丁酉三年 趙建武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工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工

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集覽庭燎小雅詩夜未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典庭燎之光注庭

燎大燭也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也記郊特牲

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

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百古制未得以間韻會注云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

灌以脂膏周禮天官閭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注云地燭也疏云天子百根葦以布纏之以蜜塗之

正若今之蠟燭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司農云墳燭麻燭也鄭元謂墳大也樹于門外

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今俗所謂粗盆亦此義也歲時雜記云除夕作簣燭以麻粗濃

油如庭燎然案律有元日油扒之文扒音革麻之滓也杠末杠音江爾雅杠竿也竿之抄曰末廣韻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三仞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習尚老莊習者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也
集覽尚謂崇尚也老莊老子莊子也皆虛無之學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或云謚曰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怙係上聲厲音賴字一作瀨案玄妙內篇云周時人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故號曰老子後為周守藏室之史見周之衰去周西度闕闕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老子於是著

道德二篇上下經五千餘言而去竟莫知其所終莊
子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
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其言
洗洋自恣以適己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
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
德放論要亦質實表壞陽
夏人
歸之自然

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為太子考異更字

美

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
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
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

誚責咎極月至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
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
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
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
遂抽劒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
十餘人廢遂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理一棺而立
宣為**集覽**阿鐵太子遂小字冒頓之事漢高帝時匈
太子愛聞氏生少子遂欲廢太子而立少子冒頓乃作鳴
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後因從父獵以鳴鏑射殺其父遂自**質實**官家注見
立為單于也冒頓音墨特或如字讀梁元帝承
聖三年

書法

遂謀弑逆大罪也不書伏誅何咎虎也初虎
使太子省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

而使與政非矣其有不合則又誚責咎撻月至再三雖遂性殘虐然陷之愚者虎也綱目澄源正本故特書殺終綱目太子書殺三趙遂魏恂蜀元胥書廢殺三晉通唐太子賢太子瑛清河王暉梁太子大器唐陳王成美
他人殺之不與焉

慕容皝自稱燕王

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
王皝從之因以奕為國相

燕稱藩于趙

燕王皝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遼乃遣使稱藩于趙乞師討遼而請悉眾以會之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期以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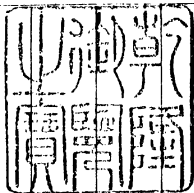
趙納代王翳槐于代紇那奔燕質實

代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楊

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集覽

仇池注見惠帝元康六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